

五彩缤纷的事业

马 犁

五彩缤纷的事业

长满桔梗的山野

蛤蟆省轶闻



.7

当代回族
作家丛书

当代回族作家丛书

五彩缤纷的事业

马 犁

宁夏人民出版社

7.1861
7.186

责任编辑：唐远铃

封面设计：高汝法

五彩缤纷的事业

马 犁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68千 插页：2

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统一书号：10157·205

定 价：0.80元

出 版 说 明

为了集中反映我国回族作家的创作成就，促进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繁荣，给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大家庭增添精神财富，使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社决定编辑出版《当代回族作家丛书》。

这套丛书将全国当代回族作家（包括专业和业余）的优秀作品，陆续编辑出版个人选集。题材以反映现代、当代的社会生活为主。每集在十五万字左右（长篇不在此限）。如有必要，一个回族作家可出版两种以上的选集。

这套丛书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提倡题材、风格、体裁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凡属当代回族作家的优秀之作，不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均在入选之列。

目 录

五彩缤纷的事业	1
长满桔梗的山野	18
美 德	43
长白山密林里	52
飘动的蓝靛儿	73
小龙湾纪事	87
棒槌鸟又叫了	104
蛤蟆省轶闻	170
后 记	269

五彩缤纷的事业

长白山的夏夜，如果不把烦人的蚊虫、小咬算在内，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迷人的。但此刻助理研究员谭向贞一步跨出那个烟气弥漫的会议室，燥热的身子乍一沉浸到瓦凉的夜色里，却仿佛兜头泼来一桶雪水，使她从头到脚都麻了。

她踉跄地迈下了宾馆门前的水磨石台阶，不顾身后追来的容光焕发的代理组长田克林的挽留，也不顾主持会议的所党委副书记邢云要大家一起步入灯光明亮的餐厅的热情关照，头也不回地向着黑黝黝的暗处走去。脚下的山路坑坑洼洼，道旁的树丛深邃莫测，四外的山岚林莽模糊一片，若不是受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的驱使，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女人是不会如此莽撞的。

三天前在这个高山宾馆里开始的“长白山动植物定位考察选题规划”会议，曾经给她带来多大的鼓舞和欣喜啊！会议将要初步总结各学科研究人员进山两个月来的工作情况，

讨论确定选题，为一九八一年在巴黎召开的“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第七届大会”提供预选的项目、论文，酝酿出席大会的人选。谭向贞是搞蝴蝶研究的，她虽然也曾暗自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推荐，但更要为来这里以后新结识的合作者宋之谦争取提名。这个在长白山里默默劳作了十五六年的老鳘儿，多灾多难，劫后余生，为“中华虎凤蝶”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总算到了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的出头之日。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最严肃的科学事业中现今也被掺了假，那个口若悬河的代理组长田克林，居然当着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教授的面，把宋之谦和谭向贞的研究成果合理合法地换成了“我们”，继而又渐渐明确为“田克林和谭向贞”，因此博得了由北京专程来主持这个会议的邢云的赏识。他看到自己的外甥如此长进，禁不住喜形于色，笑着说：“好啊，好啊！克林来前是所里政工处的一个科长，对蝶类研究扔下多年了，现在响应党的号召，冲上科研的第一线，成果是很显著的。这也使我看到在我们科研单位，尽快实现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是大有希望的！我同意几位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们的推荐，可以上报田克林参加代表团。”

田克林立即风度翩翩地站起来，先向领导和专家们谦恭地点点头，然后便恳切而又有分寸地说：“主要还是谭向贞搞出的成果。我请求领导上多考虑考虑她！”

“哈哈，好嘛！需要这种风格！我们会考虑的！”邢云答应着，眼睛在与会者中间寻找着谭向贞的面庞。大家也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她身上。但她感到的不是幸福和激动，而是

愤懑、委屈和耻辱。几次要站起来争辩和澄清，但都被人岔过去了。趁着下午会间休息的半小时，她找到了邢书记单独住着的“高间”里，然而不等把问题说清，邢云便开导她道：

“不要抱有成见嘛，你和克林的离婚，是‘四人帮’时期造成的悲剧。要把仇恨记在他们身上，要向前看。现在，不管是作为一个领导，还是作为你们的长辈，我都希望你们通过这次合作，能够言归于好，破镜重圆。这不仅会给你们带来生活上的幸福，也会带来事业上的成功。你看，刚刚合作两个月，就有希望共同出国了，如果再长期合作下去，前途不是更不可限量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蝶类科学极其薄弱的国家里；你们俩又都曾经是秦先生的助手……”

谭向贞象被一个闷雷击中了似的，浑身一下瘫软下来。好歹捱到会议一结束，便急不可待地冲了出来。

夜路难走，但也便于集中注意力。尽管脚下绊绊磕磕，跌跌撞撞，谭向贞却没在意；此时正在她心里上下搅腾着的，除了对于田克林、邢云的愤慨，对于宋之谦的惋惜，也还有着对于她一向以父亲看待的老师——秦振隆教授的埋怨！这个老好人，这个老……糊涂！以你七十二岁的高龄和阅历，以你精细过人的观察力，以你在国内和世界蝶类科学领域的成就和声望，既应早已深知田克林的为人，也完全有权力把这个投机者拒之门外。可是你竟……唉！

两个多月前，正当谭向贞协助秦先生在北京自然博物馆进行着“中国蝴蝶展览”的筹备工作时，上级忽然作出了对长白山动植物资源进行定位考察的决定。其中也包括了昆虫

和其分支——蝶类在内。而只要一涉及到中国的蝶类，当然就离不开至今在国内还属于独一无二的蝴蝶专家秦振隆教授。恰巧，近年来秦先生又正在重点研究着虎凤蝶的分布及其繁育规律，而长白山又是我国虎凤蝶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因此这长白山之行，不论是对年迈的秦先生来说，还是对他的助手谭向贞来说，都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业”。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定位站的蝶类小组成立时，邢云却把已经改行十几年的田克林，送到了须发斑白的秦老面前。

大概科学家只能永远是个科学家。他们虽不缺乏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但对于自己业务以外的一切领域，却总好象一窍不通、无能为力。田克林的为人，秦老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要重新挤进蝶类研究的行列里，秦老却若明若暗。然而不管怎样，在邢书记客客气气的指示面前，秦老都只能就范了。

谭向贞当时气得哭了，一赌气表示要退出研究小组。可是等到秦老满腹惆怅地打点行装准备出发时，她又感到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去爬山越岭而自己无动于衷简直是犯罪，因此又不声不响地跟着上了车。

列车北上，关山飞渡。田克林几次借机向谭向贞作出姿态，都被她那严厉而不可侵犯的目光制止了。河流、山脉、原野、城市和乡村，接连不断地从她凝望的窗口外闪过，几度牵动她的思绪，使她坠入那已经流逝的岁月，那梦一样的悲欢离合……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谭向贞和田克林就已经是秦教授的

助手了。那时，他俩在工作之余，常常象秦先生的一双儿女似的，逼着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独自去葱岭、海南岛、云贵和青藏高原，甚至飘洋过海去台湾采集蝴蝶标本的种种历险；也曾常常睁着两双明亮的眸子，静静观察着老教授如何分析鉴别着凤蝶、蛱蝶、蛱蝶、眼蝶的种类、习性、特征和研究它们的繁育规律。就在这种气氛中，谭向贞——这个文静、多情、纤细的江南姑娘，与田克林相爱了。那时，她被理想驾驭着的爱情，和被爱情鼓动着的理想，就如同眼前那五彩缤纷的蝴蝶一样美丽多姿！

婚后的生活，由于田克林父母在经济和住房方面的援助，可以说大大超过了谭向贞原来的预料。但使她越来越失望的是，田克林并不是一个真正热衷于科学事业的人。原来，他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昆虫研究所，并非出于对蝶类科学的迷恋，而是因为几次都没能考入大学，才被他舅舅——研究所政治部主任邢云设法安插进来的。短暂的新鲜感消逝之后，那复杂的内容、艰深的外文、辛苦的“外业”、琐细的考证，使他很快明白：想要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域里很快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看见了新的希望。所里抽人参加“四清”，许多研究人员不忍心放下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他却积极参加了邢云直接率领的工作队，并且下去不到半年就入了党！回所不久，正无所事事，那场席卷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恐怖运动又给他带来了生机，在邢云跳出党委、带头造了所长和党委书记的反之后，他也很快就把矛头指向

了他的老师——“反动权威”秦振隆！

文静而又执拗的性格，和对于科学的崇敬与真诚，注定了谭向贞要走自己的路。但在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时，她还是软下心来劝告他：

“克林！你们这样搞，且不说公正不公正吧，难道你连我们要献身的事业都忘了吗？”

早已大彻大悟的田克林，笑着告诉她：

“傻瓜蛋！我正是为了将来的事业，才要这样干的！”

“不！你搞的那不是事业！不是……”

“你呀，好糊涂！在咱们这种国家里，只有政治才是最根本的事业！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政治垫脚和装璜门面的！这才是本质……”

她恐惧地望着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懊恼与悔恨。

然而田克林却已经给她选定了新的目标。为了配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革委会在他这个宣传组长的动议下，决定举办一次专供科研单位开展大批判用的内部“蝶展”。而秦振隆教授那耗尽了大半生精力才采集来的近千种蝶类标本，当时恰恰是由谭向贞为之保管着的。几年来她小心谨慎地躲过了红卫兵的“横扫”和“群众专政”的棍棒。而这时，田克林却脸色铁青地逼着谭向贞交出标本了！那卑鄙的目的，无耻的灵魂，使谭向贞痛苦到了极点，痛恨到了极点。她想哭，想骂，但这一切还都没有来得及，发了疯的田克林竟扑上来夺去了钥匙……

令人费解的是，生活的实际内容并不象数学公式那样简单明了。一九七八年，当谭向贞从江南重被调回到昆虫研究所，又给更加年迈的秦先生当了助手之后，才知道邢云已经成为了党委副书记，田克林也变成了政工处的一个科长。

好在重新开始的事业很快又占据了谭向贞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特别是今年春天开始筹备的“中国蝴蝶展览”，是开国以来昆虫学界的创举，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展品，都是秦先生亲手采集、谭向贞制作并保管过的。经历了凄风苦雨的摧残，而今让它们在春光明媚的北京，绚丽多彩地展现在国内外广大观众、学者和专家们面前，这不啻是对秦先生终生事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决心继承这项事业的谭向贞的极大鼓舞。紧接着，在即将开始的长白山考察中，准备跟随秦老进一步研究虎凤蝶的计划，更大大激发了她献身于蝶类科学的热情。可是，使她大出意外，也根本无法理解的是，田克林居然要重整旗鼓了！而且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他们来到长白山刚刚一个星期，秦先生竟又突然应召飞回了北京，田克林顺理成章地担任了代理组长。终于，这一切安排的最终目的，今天揭晓了。多么可卑而又可怕！……

不过，在这没有月光的夜晚，在这坎坷的山路上，骂、恨、怨，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是赶快回去找到宋之谦，跟他说明成败利害，让他振作起来，也好与自己肩并肩背水一战！

宋之谦并不是谭向贞在北京的同事。因为这次综合考察

是由几个有关部门和大学生物系统一抽调人员共同进行的，所以也就把当地保护区科研室的一些人员包括了进来。宋之谦在这个室里是分工搞昆虫的，也就算作了蝶类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但是说实在话，当秦教授、田克林、谭向贞和另一个同来的青年助手周骥同他乍见面时，大家差不多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因为不论从外表，还是从言谈举止来看，宋之谦都好像没有一点科研人员应有的那种气质。

谭向贞的感觉也不例外。尽管科研人员的气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她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多年来的经历和体会却告诉她，凡是搞这行业务的，不管年纪大小，身材高矮、胖瘦，总有着精明、细致、沉着而又机敏的种种特点。而眼前这位宋之谦，中等个子，肩膀宽厚，眉毛粗重，两手粗糙得象两撮松树根子，把他随便放在山里的哪一伙伐木工、养道工、农民和车夫堆里，你都不会怀疑他是个外来人。

宋之谦留给谭向贞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但此人也有一大优点，就是从不卖弄、讨好、装腔作势。你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只会简单地回答：“山东大学。”再问他搞什么专业，他也只会说：“什么都干过。看过林子，盖过房子，种过地，放过牲口，也搞过几次普查。”再问他有过什么著述时，他就会把脸一红，眼睛歉疚地瞅着你，急忙把头一摇。

可是第二天研究小组开始了解长白山蝶类资源的情况时，宋之谦却令人意想不到地捧来满满一大盒子用三角纸包

着的蝶类标本，和记载着各种资料与数据的一大摞参差不齐的笔记本。秦老抬起戴着花镜的眼睛惊疑不解地看了他半晌，才象发现新大陆似地笑着说：“哎呀呀！你可作了大贡献！”谭向贞和青年助手小周也都惊喜地向他点头致意。只有田克林保持着一种高傲态度，随便翻了几个三角纸包，一边挑剔着这只“破损了”，那只“包错了”，一边居高临下似的拍了拍宋之谦的肩膀。

秦老好象没听到田克林的话，高兴地轻轻拿起一个个三角形硫酸纸包，打开来，用拇指和中指小心掐住蝴蝶标本的胸部，然后向那并起的翅膀中间轻轻吹去，借着翅膀重新分开、颤动的机会，观察着它们不同颜色的图案、花纹和鳞片，一枚一枚地鉴别着：“黄缘蛱蝶、赤蛱蝶、树粉蝶、眼蝶、绢蝶、灰蝶、黑凤蝶……哦！虎凤蝶！”他如数家珍似地说到这里，突然两眼一亮，托着那枚翅膀上长着虎皮斑点的标本问：

“这种虎凤蝶是我近年来研究的重点课题。北京郊区很难找到。你知道长白山上为什么多吗？”

宋之谦一语道破了它的奥秘：

“除了气候和地理条件以外，我考虑是因为它们在长白山的食物多。”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什么？”

“细辛的叶和茎。山区到处都有。”

“对对对！”秦老兴奋地连连称赞着，接着说，“一八八九年，英国生物学家里屈来到中国，在乌苏里江地区发现

虎凤蝶。但他认为中国这种虎凤蝶和日本虎凤蝶同属欧洲虎凤蝶的亚种。后来在本世纪初，日本生物学家又认定，日本虎凤蝶是独立于欧洲虎凤蝶的一种，而中国虎凤蝶，应是属于日本虎凤蝶的亚种。他们这些观点如果排除民族偏见，仅从科学角度来分析，也是只看到成虫的类似，而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卵和幼虫的区别。根据我近几年的观察研究，从它的整个生态来看，我认为中国的虎凤蝶既不是欧洲虎凤蝶的亚种，也不是日本虎凤蝶的亚种，而应该命名为——‘中华虎凤蝶’！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学名官司，而是能否真正认识自然，并从科学上证明，我们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秦老激动起来，双手和嘴唇都止不住地颤抖了。谭向贞、宋之谦和小周也都眼睛闪亮，溢出了泪花，但谁都没出声，盼着能在这种庄严神圣的气氛中，不仅学到老教授的学问，而且继承他的志气和灵魂。秦老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才又平缓地说：

“我的这种观点在世界蝶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视。日本蝶类专家藤山四郎去年还来信向我索取资料，并且想要几枚虎凤蝶的卵和幼虫。我因为当时还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所以尚未作答。我想，这个有意义的命题如果搞得好，完全有可能拿到巴黎的大会上。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吧！”

但是，一周之后，摊子刚刚铺开，秦老奉命回了北京。

田克林这位代理组长，每天的主要精力当然是放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但是不管怎么忙，他总忘不了向组里负责

整理资料和标本的小周及时了解进展情况。有时住在宾馆回不来，也要打个电话来。谭向贞虽然从个人角度对他依旧反感，但是看到他对组里工作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又不乱加干涉，所以反而越来越感到给他这个角色担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了。倘若不是他在前头顶着，换了自己或宋之谦这样根本不善于在官场里应酬的人，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增添多少烦恼呢。可是她哪里知道田克林早已不是单靠政治吃饭的田克林了，人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环节，才把研究小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才赢得了今天这个取而代之的胜利。天哪，原来自己又上了当！……

谭向贞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了定位站的一个临时驻地。蝶类小组的帐篷里，汽灯的白光从窗上和门边投射出来，引得一团团蚊虫和飞蛾直往里扑。谭向贞一步抢了进去，浑身散了架似地跌坐在椅子上。正在灯下整理着资料的宋之谦，猛见她热汗淋淋、惊魂未定地闯进来，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操起手边的板斧就要往外冲，一边问：

“碰见野物啦？！”

谭向贞连喘几口气，说：

“碰见了！两条腿的！”

“谁？！”

“田克林！”

宋之谦好象受了嘲弄似地退回身来，温和地笑笑，放下斧子，给谭向贞倒了杯开水，用一种兄长似的口吻说：

“我看，为了事业，你们和好吧。”

“什么什么？！你也跟着胡说？！”

谭向贞立眉竖眼，那激怒和愤慨的样子吓得宋之谦倒退了几步。有顷，谭向贞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尤其是对这个大山里的书呆子。

“正是为了事业，我才黑灯瞎火地跑回来找你！你倒说这种胡涂话！”

“胡涂话？……也许……到底怎么回事？”

谭向贞气咻咻地述说了会上的情景和自己的种种分析、猜测，等待着他一经拍案而起，就随他一起返回宾馆。但是，这个笨拙的演员不但不理解导演的启示，反而……反而憨实地笑了：

“这个，我下晌就听说了。”

“那你怎么想？”

“不管谁能去，都说明咱们的研究有价值。”

“可田克林他——”

“他去也不是代表他个人啊，没关系！——不过，还有几个问题没写明白，我正在赶写，你看！”

“我不看！”谭向贞气得发抖了，把他摊过来要她看的那迭稿子猛然一推，差点撞翻桌上那杯水。她瞪圆眼睛审视着宋之谦那张充满了惊惶和疑虑的脸，突然问：

“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宋之谦肯定地回答。

“你真愿意别人占有你的研究成果？！你自己到现在连个助理研究员都不是！你是个搞事业的人啊！”